

郭說



明·陶宗仪纂

說

郭

十二

北京市中国书店

說郛卷第九十一

世說 六卷

宋臨川王義慶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閤室之內儼若朝廷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

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鄧攸始避難于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庾元亮乘馬有的盧凶馬也不利主或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邊文禮見袁奉高言語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也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

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飲那得行禮

鍾毓兄弟小兒時值父晝寢因共偷飲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寢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旣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少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周僕射顗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旣坐傲然嘯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侃疾篤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嘿然則爲許可衆從其議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王中郎坦之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

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混字叔源問羊孚曰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奸豈復過此

賀太傅邵字岳伯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子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上請孫皓然後得釋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之乃坐橋下在水上據木融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

橋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神妙乃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未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夷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

書

曹公少時見橋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不能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治世之干將

武元夏日裴王曰戎簡約楷清通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前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于犯上李元禮嚴于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

儼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常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能解石頭等旣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捷悟如此陳林道遠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旣佳人欲共言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旂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

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追殺此使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之入懷李安國豐續唐如玉山之將崩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卿未見其父耳

周處年少時兇強使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除二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沉或沒行

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告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陸機爲平原內史陸雲爲清河內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尙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彝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簾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王仲宣粲好驢鳴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王濬冲爲尙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

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善其言更爲之慟

嵇康遊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李廩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廩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孟萬年及弟少孤陋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貴富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旣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幸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旣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于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旣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呪詛于是考問之辭曰妾聞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尙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知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

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若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

言字考十一
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陶然以醉矣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嘗從之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卽便夜乘小船就之越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直康不在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忤故作鳳字凡鳥

也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導元規復何所難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李與和公因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石崇每邀客宴集各令美人行酒客飲之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